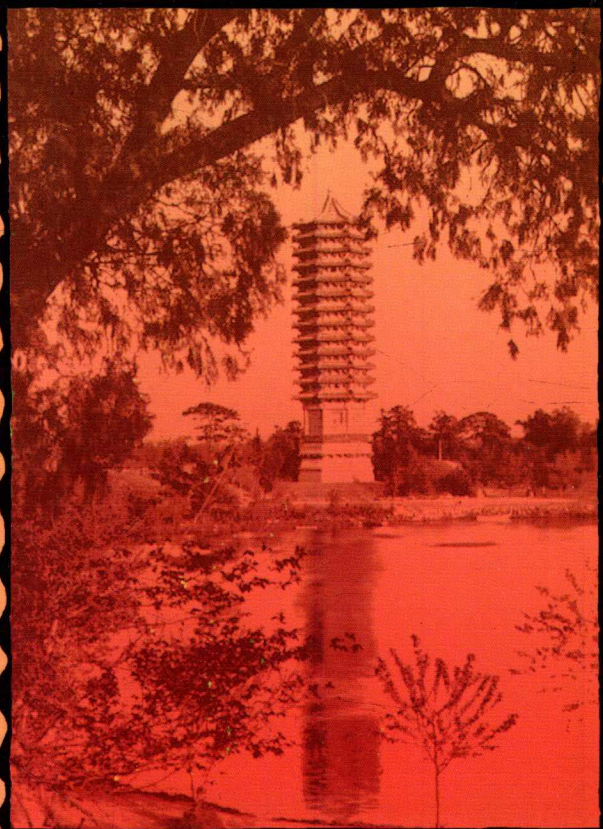


# 我是燕园北大人

费振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我是燕园北大人

费振刚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燕园北大人 / 费振刚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7-301-29672-1

I. ①我… II. ①费… III. ①费振刚—自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4080号

- 书 名 我是燕园北大人  
WO SHI YANYUAN BEIDAREN
- 著作责任者 费振刚 著
- 责任编辑 沈莹莹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9672-1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zpup@pup.cn
- 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6694
- 印 刷 者 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7.75 印张 203 千字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43.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 题 记

201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系庆，在马庆洲博士的协助下，出版了《守望——我的北大五十五年》，表达了我的心志。明年是北京大学校庆一百二十周年，我又在马庆洲博士及沈莹莹博士的帮助下，将当年编辑《守望——我的北大五十五年》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收入的文章和未发表的手稿加以整理，并另设立附录《别人眼中的我》《访谈录》两个环节，收入别人写的与我有关的一些文章，将这两部分编为《我是燕园北大人》，表达我的心志，献给北京大学校庆一百二十周年。

“燕园北大”，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自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大调整，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文、理等主要院系合并在一起，在原燕京大学校址组成新的北京大学。相对于已经成为历史的“沙滩北大”“西南联大时的北大”，“燕园北大”仍是鲜活的存在，它也是庆洲与我相交、共同论学开始的地方。论学之余，我们也谈北大和燕园，特别是他博士毕业，去清华大学出版社工作，作为责任编辑先后出版了三卷本《唐代四大类书》和十卷本《林庚诗文集》后，我们见面的次数并不多，见面谈业务、学术更少，相反，谈的主要的是“北大”“燕园”，有时也会谈及“清华”，因为林庚先生抗战前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留系做朱自清先生的助教，抗战胜利后回北京，先任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三校合并后，任文学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是游国恩先生），而《林庚诗文集》的编辑、出版事宜，他要经常去燕南园林先生家，向林先生请教。正是由于这一些，庆洲在他

的《〈守望〉读后》一文中提出了“燕园北大”这一概念，并在文中提及我在“燕园北大”的种种经历和我的一些感受，共同体味着“燕园北大”给我们的精神的力量。也因此，我和千千万万在“燕园北大”受教育的学子一样，把她看作是我们永远共同的“精神家园”，愿她永远年轻，永远做她的守望者，不毕业的学生。

费振刚

2017年5月

# 目 录

题 记	001
-----	-----

## 永远的坚守 不毕业的学生

我心中的“史迹碑”	003
域外访书的惊喜	008
令人怀念的十九斋	
——追念徐通锵先生	011
严肃而沉稳的老师	
——追念吕德申先生	016
故人故情	
——忆温小钰	022
“以不变应万变”	
——一次汇报会的回忆和现在的思考	027

## 与同学共勉

闻一多先生的《楚辞》研究	041
辞与赋的区分	052
汉赋概说	057
《乐府古辞词典》序	063

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	069
《恒言集》序·····	076
《舞在桥上》序·····	081
在《历代赋学文献辑刊》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稿·····	095
《年华留韵》序·····	098
喜读《香港赋》 老树发新枝·····	102
赋伍班张歌盛世 文宗屈宋咏枝江 ——评颜其麟先生《枝江赋》·····	105
评《云阳赋》·····	112
冬游湛江 喜读《特呈岛赋》·····	115
初读《若水斋赋》·····	121
赋描写角度的演化和长度的调控 ——二读《若水斋赋》·····	127
善于继承 更有创新 ——三读《若水斋赋》·····	136

## 我眼中的外部世界

亲历牛仔节 ——加拿大纪游之一·····	145
外孙女的毕业鉴定 ——加拿大纪游之二·····	150
四游班芙 ——加拿大纪游之三·····	153
今年我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春天·····	158

## 附录 1: 别人眼中的我

一辈子教书育人、著书立说的费振刚教授 .....	牟季雨	171
平易近人的智者 .....	吴宝三	174
道德文章 蔼然长者 .....	赵长征	177
《守望》读后 .....	马庆洲	181
我的北大老师 .....	韦启瑞	185
费振刚教授不老的梧院情结 .....	谭永军 李秋荣 邓杨瑞	197
费老的风范 .....	李光先	202

## 附录 2: 访谈录

### 中国文学的耕耘者

——访北京大学费振刚教授 .....	林庆彰 侯美珍	209
--------------------	---------	-----

### 悠悠岁月

——访中文系系主任费振刚教授 .....	张蓉蓉	216
----------------------	-----	-----

### 从容大气是洛阳

——访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费振刚 .....	孙钦良	219
-----------------------	-----	-----

### 一史封皮三易色 此中甘苦费君探

——费振刚教授《中国文学史》访谈录		
-------------------	--	--

.....	方 铭 马庆洲	222
-------	---------	-----

读最新修订本游编《中国文学史》 .....	顾 农	246
-----------------------	-----	-----

### 老树着花无丑枝

——修订本《中国文学史》编辑手记 .....	宋 红	260
------------------------	-----	-----

## 补 遗

《汉赋辞典》前言 .....	271
《汉赋辞典》后记 .....	273

永远的坚守

不毕业的学生



## 我心中的“史迹碑”

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前夕，校园内一座座新的建筑拔地而起，图书馆新馆已初具规模，百年校庆讲堂、理科楼群基础工程已经浇灌完成……北大校园的面貌正在改变。面对日新月异变化着的校园，在欣喜之余，我也常常想起一些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景物，这其中有着许多故事，记载着我们的经历，与自己的成长紧密相关，它们在我心中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我是1955年考入北大中文系的。当时的北大没有现在这样的拥挤，尤其是节假日，校园中更显得格外安静。东操场边的校门——小东门内侧有一排灰砖平房，一个穿堂门分成两边，一边是当时的北大邮局，一边是一个理发馆，也许是专门为老师安排的，设施比学生宿舍区内的理发馆好一些，价钱也贵一些，但也只二三角钱之差。可不管哪个理发馆比现在的理发馆的服务都要好得多，仅从时间来说，那时理一次发是半小时左右，而现在不到十分钟即可完成。邮局的业务也不像现在那么忙，那时的学生少数人由家里供给生活费，多数人是享受助学金，不用家里寄钱来，学生与邮局的关系只不过是每隔一段时间来邮局买几张邮票而已。因此，这个地方，学生是很少光顾的，也就更加安静。走出小东门，穿过成府路狭长的街道，就是燕东园，再往东走，就是清华大学的西门。当时我们的许多老师就是经过这条路来给我们上课的。我还记得五十年代时，燕东园传达室外，经常有几辆三轮车（也许早些时候，还有“骆驼祥子”拉的人力车）停在那里，是供老师临时代步用的。游国恩先生给我们讲中国文学史

时，身体不好，有几次就是乘坐这样的三轮车来到教室的。燕南园因为在校内，我们现在每经过这个地方，都会肃然起敬，因为马寅初、冯友兰、王力、魏建功、朱光潜先生曾经生活在这里。同样，我们也不要忘记燕东园，燕东园不仅与燕南园有同样的建筑格局，而且那里也是翦伯赞、杨晦、游国恩、岑麒祥、冯至先生生活过的地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曾在日本东京大学工作过两年，我的住所在东京大学弥生门外，附近有中国人所熟知的上野公园和以杜鹃花闻名的根津神社。漫步在上野公园周边的街道和根津神社内，在路边或店铺前，不时见到有碑立于其旁，碑上的文字，我大致可以了解，是记载在此地发生过什么事件，日本人称其为“史迹碑”，碑文上有我们熟悉的日本著名作家如森鸥外、夏目漱石等人的名字。在根津神社内的一个石条凳边，我依稀记得在石碑上写有夏目漱石休憩之地的碑文。东京大学校园内有一个小湖，东大人称之为“三四郎池”，显然也是与夏目漱石有关系。我们北大小东门外原有一个食品店，平时，特别是夜间还卖小菜和散酒，有两张方桌、几个方凳，应该是许多学者、专家小聚和休息之处，我想如按照日本东京的办法，也可以立块“史迹碑”加以说明。小东门至燕东门当年是一段石板路，我们的老师，名扬海内外的学术巨人，年复一年地从这里走过，走进教室，走进实验室，走进图书馆，用他们的心血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学子。这里不也可以有块“史迹碑”吗？

现在小东门内的平房不见了，门外通往燕东园的街道也几经变化，已不复往日的景象，但每当我经过这里，我的脑海就会浮现当年的种种情形，那是我心中的“史迹碑”，其中的一块记载着四十二年前的秋日，在小东门的理发馆里，我与当时的系主任杨晦先生的一次无言的会面。

我是从当时称为“钢都”的辽宁省鞍山市考入北大的。“钢都”

当时全国瞩目，是全国各地基本建设钢材的主要供应地，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文化气氛并不浓厚。我虽然喜欢文学，也经过中学老师的特别点拨，知道不少中外作家的姓名和他们的作品，但对大学教授、专家学者所知则是很少的。因此刚进校门，我想象不出我们的老师是什么样子。老同学对我们这些初入燕园的新生很是热情，除了关照我们吃住外，还不断向我们介绍我们中文系的老师，哪位是教授，哪位是副教授，他们都有什么专长，是哪方面的专家，对于系主任杨晦先生，则是老同学重点介绍的老师之一。不到几天，我对杨晦先生就有了这样的了解：1919年，杨晦先生作为北大学生，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并且是火烧赵家楼、痛斥卖国者的几名勇士之一；杨晦先生是著名文艺理论家，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在国民党控制最严密的重庆、南京，公开在大学课堂上大讲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杨晦先生是中文系仅有的四名一级教授之一（另外三位是游国恩、魏建功、王力先生）；老同学知道我来自东北，还特别指出杨晦先生是辽宁辽阳人（辽阳距鞍山六十华里，也是我的祖籍）……于是，我急切地希望一睹杨晦先生和各位老师的风采。在系迎新会上，我们终于见到了各位尊敬的师长。作为系主任，杨晦先生首先致词，他的个子不高，清瘦，略显驼背，面色苍白，颧骨突出，头发理得很短，挺拔直立，双目炯炯有神，给人以深刻印象。杨晦先生讲话很随便，几近于漫谈，他反复强调大学学习主要是打基础，多读书，认真听课，学校培养的是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而不是作家。这些话，今天看来不尽全面，对于当时我们这群二十来岁的文学青年，听起来也是不大顺耳，但系主任的话，我们还是听的，而且认真地领会着。杨晦先生还特别讲了学习语言课的重要，当时课程表列有语言理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音学、汉语史等多种课程，针对我们的疑惑，杨晦先生着重指出语言课与文学课之间的有机联系。几

年后，在学校的一次教育大讨论中，我们班上的一位同学，画了一幅漫画：两个方块分别写有“文学”“语言”的字样，上面立着一只高昂着头的公鸡，它的两爪分别站在两个方块上，漫画的标题是“有鸡（机）联系”。当时我们同学看了都忍俊不禁，觉得它形象地表达了我们心中的“怨气”，很是痛快，而今天看来，我们当年实在是顽皮和幼稚。杨晦先生也是知道这件事的，但他并不介意，对历届新生都还讲这同样意思的话。随着阅历的增加，我们也慢慢体会到，他讲这番话实际上是在告诫我们年轻人，切忌浮躁，要珍惜在大学的这段宝贵时光和有利条件，好好地充实自己，不可急于求成，这不管是做学问，或是搞创作，都是很重要的。这也许正是杨晦先生几十年创作、学术生涯的经验之谈，是他为北大中文系确立的办系宗旨。

杨晦先生讲话声音不大，有些沙哑而不苍老，亲切中透着威严，饱含着对年轻一代的深切期待，特别是他浓重的乡音，让刚刚离开故乡的我倍感亲近，我真想走近他的身边，和他一叙乡情。可那时，杨晦先生对于我们这样的一年级新生，实在是太高大了，更何况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我实在没有勇气走近他的身边。迎新会后就开始紧张的学习，从宿舍到教室、到图书馆，偶尔也会到当时的中文系办公地点文史楼二楼，但始终没有见过杨晦先生的身影，就这样一年过去了……

1956年秋季开学不久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因为要去邮局取父亲给我寄来的生活费，又因为学生区的理发馆人太多，就想顺便在邮局附近的理发馆理发。我从宿舍经过大饭厅、文史楼、生物楼，走在博雅塔下那条路上，星期天的校园真静，几乎没有一个人，自己咳嗽一声，也会吓一跳。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也变得有些寂寞，甚至感伤，我多么希望能遇到一个人，随便说几句，以便打破这抑郁的宁静。

跨进理发馆时，我的眼睛突然一亮，一股热流涌上心头，因为我看到系主任杨晦先生正坐在理发椅上理发。我走过去，站在他的背后恭恭敬敬行了个礼，怯生生地叫了声“杨先生！”杨先生也从对面的镜子里发现了我，向我微笑点头示意。我的理发椅离杨先生较远，他什么时候走的，我没有觉察，而当我理完发去付钱时，理发师傅告诉我：“不用付钱了，你的老师已替你付了。”一刹时，我怔住了，匆匆地谢过理发师傅，快步走出理发馆，走出小东门，顺着成府路的街道，向燕东园的方向望去，可已看不到杨先生的身影。就是这样一次短暂的会面，虽然我们没有交谈，我却感受到了老师的无比亲切的关怀，体会到了师生犹如父子的情意。一个人的一生有对故乡的依恋，有对亲情的依恋，而我对母校的依恋从此产生，它伴随着我的思想成熟，学业成长，一直到今天。

以后，作为一名学生干部，毕业后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无数次地沿着这条小路去杨晦先生家，有时在杨先生家里开会直至深夜，对于作为学者、教育家的杨晦先生有了更深入、全面的了解和感受，但对四十二年前这段往事，在我心中的记忆始终是鲜活的。杨晦先生1983年逝世后，我不止一次在座谈会上谈过；1994年，我就任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第一次对全系教师讲话时，我讲了我对杨晦先生办系思想的理解，又一次谈到这段往事，用以表达我对母校的依恋之情，也借此表示我愿意以杨晦先生为榜样，为北大中文系的发展，竭尽自己的心力。

（原载《青春的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 域外访书的惊喜

利用到加拿大探亲的时间，我想写一篇评述游国恩先生学术研究的文章，因为带来的资料不多，就开了书单请在阿尔伯塔大学工作的女儿到学校图书馆找一找。女儿下班回来，带回的两本书让我惊喜不已。

一本是游国恩先生的《楚辞概论》，这是先生的成名作。写作时先生还是北大的学生，1926年出版，这一年先生在北大毕业。初版由北新书局出版，1928年商务印书馆再版，编入《万有文库》的《国学小丛书》中。较早前，我在北大图书馆借出研读过，但不记得是什么版本了，以后《楚辞概论》作为“保存本”，再也不能借出馆外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我多次去香港讲学，学生曾陪我去逛旧书店，意外地发现了游先生1933年由商务印书编辑出版的《万有文库》本的《先秦文学》，由此，我也想再找一本《楚辞概论》，但都没有发现。一次，一位学生送来一本台湾版的《楚辞概论》，署名为游天恩，很像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所收的《楚辞概论》，学生问我是不是游先生的著作。我翻阅后确认这就是游先生的《楚辞概论》。将作者姓名或书名稍作变动，正是前些年台湾盗印大陆学术著作的惯用手法。我虽然愤慨于台湾出版商对大陆学者的不尊重，但也因能再拥有一本先生的早期著作而感到欣慰。这次从阿尔伯塔大学借来的竟是《楚辞概论》的初版书，望着封面由胡适题写的书名、发黄的书页，重读陆侃如先生写的《楚辞概论序》和先生自写的《叙例》，先生的学术风范，先生与陆先生作为同窗和学术同好学术上互相切磋和坦诚的